武經總要

一八

湟水道阮狄克國徐行驅之或曰遂利行遲克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死戰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

曹操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渭而軍遣使講和操不許數挑戰又不出固請割地求送任子為質賈詡偽許之遂請與操相見于是交馬甚歡操又與遂書克日會戰超等敗走諸將問操操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賊至

梁韋叡進討合肥水使王懷静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乗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傘扇麾幢植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叡勵衆軍賊却城潰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叡以賊近懼為所躡悉遣輜重在前身乗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中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後屢戰每引
兵退序不設備督護李伯宗送款於秦為内應丕
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
謝琰為會稽太守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海口
入餘姚破上虞進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
未幾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人情震駭咸議宜持
重嚴備且設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
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

集陣整然後擊之翰性驍鋭領千餘驍騎為前鋭
鋒而進封鑾止之翰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
益州討之邉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
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
將易之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諸
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耳若輔之以重臣當無慮
也於是以韋虔為長史務和為司馬至太寒嶺益

往来雀鼠谷高祖令竇誼擊之子英以輕兵挑戰
竇誼兵纔接子英輒遁如此者再三竇誼悉衆以
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竇誼為賊所擒
趙景慈武德初領軍行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
君素兵鋒甚鋭前後遣將皆不能尅景慈將兵至
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
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壕内賊于地道中出
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墮馬為

裹合擊孝恪自為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則為
胡賊所蹂躪流矢及越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尤
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既至西門為胡寇
所殺
程千里有勇力為上黨郡長史天寶中賊將蔡希德數
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
欲生獲之渡橋橋壞墜水中為賊所執
李仁矩明宗時為閬州節度董璋乃率兇黨以攻其城

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儻旬日之間大軍東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後唐伐蜀班師時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康延孝叛據漢州掌書記張礪獻策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為然延孝驍將也任圜儒生

也延孝覘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之遂擒延孝

戒輕舉

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

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於突厥

僕固懷恩引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
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
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帝問其故荅曰懷恩雖稱
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因思歸之人耳
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
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
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
諸將咸欲擊之韶曰步卒氣力有限今積雪凝厚
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
而交戰大敗之敵前鋒盡殪餘衆宵遁
唐武德中太宗戰竇建德于汜水東建德列陣彌亘數
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而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
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陣久卒饑必

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汜至午兵士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大敗之生擒建德

矯情安衆

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傷胷而捫足者以安衆）漢王病瘡卧張良彊請漢王起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

入成皋

後漢耿弇征張步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

吳漢征蘇茂迎戰墮馬傷膝還營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軍士激怒人倍其勇

蕭衍舉兵指建康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賊城中遥見麾

屢折魏軍洵馬被傷不能進放胄又貫三矢衆失
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
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死戰莫不一當百遂
大破穆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畧盡
本朝安守忠淳化中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
謀變擁及門閽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
坐客曰此輩酒狂耳一時擒獲人服其量
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寇鎮陽候騎至莫

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車駕還乃納前詔

少府監雷有終討蜀賊李順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立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

軍中虛僞

漢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將兵擊之吳楚乏粮欲退數挑戰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

恍惚欷歔流涕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

辯詐偽

本朝太平興國中馬知節領兵戍秦州時李飛雄矯乘驛稱詔使至境召知節及劉文裕等縻縶之將加害知節辨其詐因詔文裕反執飛雄案其姦而族之

裴濟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扶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

楚王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宋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没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我從其来攻今令公在天可汗存乎對曰皇帝萬歲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歲遠涉萬里剪除凶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一旦棄舊好助一叛臣

歸屯于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馳赴鎮潰卒亦
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単車出諭以逆順咸令兵士
弛弓釋甲用之為先驅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定
五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性至寛有部將符昭者人或
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
上下遂服之
以恩信結敵人
唐蘇定方之討賀魯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

也夫子何尤復使為政其後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示必死也而還遂覇西戎用孟明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昔殄壁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

高崇文伐蜀次萬勝堆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
營愆一日懼誅請深入以自贖乃軍于鹿頭西大
河之口以斷賊粮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柵將李
文悦以兵三千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衆二
萬及以城降

本朝初西山廵檢郭進善以權道任人嘗有軍校自西
山來詣闕訟進不法事太祖謂近臣曰所訴事多
非實葢進御下甚嚴殺必是此人有過畏懼而誣

之諜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説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説偃言萬代之政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悅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適張郃領勁卒十餘萬向劒閣諸葛亮有戰士二萬依代當還更番歸者八萬餘時魏軍始至參佐咸以敵衆彊多非力所制留當還者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

所甚惡如所好何無復以如所好若其勿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吾心莫能以示義或生變有死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塜將士曰懷忠塜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感陳兵設幕次具肴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祭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標題以塜名而諸道師徒莫不感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彊本節用軍儲豐羨

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符希忠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横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張說率輕騎二千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　申
謄録監生臣畢所謂